

手掌把它拍向岩壁去，石子會反彈，他再伸掌打去，就這樣來回好幾趟，直至他打不中石子，或石子不夠力反彈而跌在地上旋轉，漫長遊戲的其中一個回合便會結束。他會想，為甚麼他永遠贏不了岩壁呢？為甚麼岩壁永遠不會讓小石子落空呢？山洞的日子實在漫長，一想到人生八十年都要待在這個地方，就很想裝作接不住一些事情。

石子的聲音清脆得很，使李魚的心都空靈起來。突然，德川氣喘吁吁地跑來，說：「李魚……我……我發現了……」

李魚跟著德川到螢光幕前，在一個百科全書網站，他看見《將進酒》、《蜀道難》、《夢遊天姥吟留別》、《峨嵋山月歌》都是一個叫李白的人的作品，這李白並不是小說角色，而是真有其人，更甚者，這些都是詩，不是小說。「不可能的吧！」李魚說。德川再給他看賈名冠的欄目，裡面很多都是一些自吹自擂的話，一點也不結實，還有一些作品的連結，的確有一篇叫《將進酒》，連進去卻是詩人李白的生平。又有一篇叫《峨嵋山月歌》的現代詩，很差。「不可能……不可能……電腦是假的，一定是假的。」李魚說。還有的是，賈名冠早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五十年已經不在世上了，所以他沒可能是最後一屆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者。最後，德川打開諾貝爾文學獎一欄，日本得獎的作家比中國多一半。為怕連線耗時，德川把網頁全都儲存下來，一頁一

頁開給李魚看。

這天之後，李魚再沒有找德川，也沒有人找李魚，但很多人都談起李魚。「中國文學很厲害的。」「說謊是文學的精髓。」「賈名冠假不了。」「我還以為中國只有賈名冠。」

李魚並沒有把這些話放在眼內，因為他相信網頁是假的，世界都妒忌他。他依舊一個人到山洞盡頭處去玩，他依舊無法贏過岩壁，石子的聲音清脆，他心裡的話更堅定：「沒可能的，我看見的一切都是假的。」世間的人都不明白他，他唯有裝作自己的價值猶在，才不會意識到他已毫無價值。他曾經有過一個念頭，想到自己裝不了豁達，裝不了對別人的譏諷毫不介懷，但他馬上想到，這念頭應該也是假的。為了尋找真理，他決定離開山洞到北歐的伺服器中心去，證明他心中的賈名冠是千真萬確的。洞外的水流過他的身體，他感到自己得到新的生命，看著從未看過的星河和月，更感到前路光明。

山洞內的人，對於李魚的消失，有各種不同的傳言。有人說他瘋了，跑到洞外，被輻射咬死。更有人說他在洞裡玩時被賈名冠接走了。人們聽後更不想離開這山洞。李魚的朋友德川，猜想李魚到洞外找證據去了，如果要冷靜地分析這件事，李魚的老師灌輸錯誤的知識才是罪魁禍首，但他並沒有把這個觀點說出來，任由各種各樣的謠言在山洞裡清脆地飛。

余龍傑

熱愛文學，熱愛閱讀，熱愛創作。

【訪談】

冷板凳上「鬥嬋娟」 ——揚州學者顧農教授訪談錄

訪問及整理：宋展雲

顧農教授（1944—），江蘇泰州人，196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兼任中文系系主任。曾開設《中國文學史（先秦至唐）》、《魏晉南北朝文學專題》、《古代文論》、《古小說》、《文選學》、《文獻學》、《文學研究方法論》等課程。有《文選與文心》、《魏晉文章新探》、《建安文學史》、《文選論叢》、《從孔融到陶淵明：漢末三國兩晉文學史論衡》等專著，另有《聽簫樓五記》、《四望亭文史隨筆》等散文隨筆集，以及教材和普及性著作若干種。

問：顧老師您好，很高興您能夠接受本次訪談。魏晉文人非常重視清談，我也很希望通過輕鬆的談話，讓更多的人知道您的人生經歷及治學經驗。我之前閱讀過您的散文集《聽簫樓五記》，從中瞭解到，您的故鄉是江蘇泰州，您的家族培養出不少傑出的人才，可以談談您故鄉的風土人情及家族情況嗎？

答：泰州在揚州以東一百多里，是座小城，原在揚州轄下，現在也是大市了。因為在戰略和交通上都不大重要，幾百年沒有經歷任何戰爭。當地民風古樸，不喜歡爭鬥，讀書風氣比較濃，許多普通的職員、工人、幹部都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書店裡常常人滿為患。泰州中學畢業生考取名牌大學的非常之多，毫不稀罕。我家弟兄姊妹六個，都接受過充分教育，後來皆有高級職稱，現在全退休了。我是最後一個退的。其實也談不上傑出，還說得過去吧。我們的下一代比我們要強一些，第三代現



顧農教授近照。

在還看不清楚。他們能不能做到不墜宗風，要看他們自己。其實幹甚麼都可以，把小事情做好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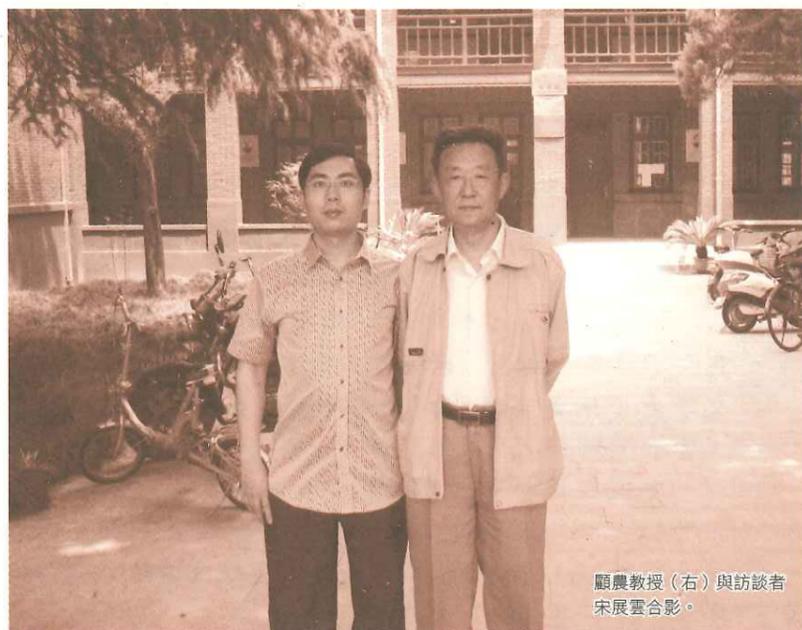
【訪談】

問：根據您的回憶，您父親也愛看線裝書，請您談談令尊對您從事文學研究有甚麼影響？

答：我父親早年讀過十年私塾，對傳統文化很熟悉。他晚年不幹甚麼事，種種花草，讀讀閒書，不寫任何文章。他處理實際事務、親友交往，非常幹練果斷。我讀大學以前，他對我的教育方針基本上就是一個「聽其自然」；等到大學畢業時，跟我長談過一次，印象最深的是「量力而行」、「慢而不怠」這樣兩層意思。他對我的文學研究大約沒有甚麼影響，只是他那種恬淡平靜的心態和處理實際事務的乾淨俐落，給我印象很深。一次有位老朋友開玩笑，說我有「古典情懷，現代效率」，這未免過獎，但倒也不算很離譜。

問：您在1961年考入北大，當時為甚麼會選擇報考北大中文系，您能夠聊聊當年北大中文系的老師及相關課程嗎？有哪些師友趣聞至今還記憶猶新呢？

答：起先我想學新聞，不久以後我自己、家裡和班主任都決定報考北大中文系，只有這裡最合適。後來就取了，分在文學專業。北大中文系師資很強，有許多著名的教授開課，還有些校外的專家也來，那時正忙著編教材，集中了一大批權威人士。例如現代文學方面，王瑤、唐弢、劉綏松、嚴家炎、樓棲、路坎等許多老師都講過課，



顧農教授（右）與訪談者宋展雲合影。

每人次數都不多。古代文學有林庚、彭蘭、吳小如、陳貽焮、趙齊平、金開誠等老師，王力、游國恩、吳組緝諸先生也上過幾次課。教外國文學的有馮至等先生。我同吳小如、陳貽焮兩位先生最熟。吳老師為回答我的問題寫過一份書面答覆，我一直珍藏著，到他九十壽辰時要出祝壽文集，我在文章裡就把那半個世紀前的書面答覆影印了附在裡面。陳老師去世後我寫過長篇紀念文章，比較詳細地回憶起他那時以及後來對我的教誨和希望。林庚先生誕辰百年時，我寫過一篇關於高適的文章，其中講起林先生最為重視的「盛唐氣象」和「少年精神」。這些老師都令人終身難忘。同學裡好玩的事情很多，舉一個例子。那時有位文獻班的同學，立志研究《史記》，言必稱太史公，大家給他起了個綽號，就叫「太史公」。文革時我們「留校鬧革命」，必須寫大字報，這位太史的宏文中有一批是批判食堂伙食太差的，筆鋒犀利，方向錯誤而大得人心。他

後來比較早地成了大名，是著名《史記》專家，前不久出了一套多卷本個人文集，主要内容當然還是《史記》。

問：您曾提到，青年時期雖然有些年少輕狂，敢於質疑權威，但也打下了扎實的研究基礎。您認為北大中文系有甚麼傳統，對於人才培養及學術研究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呢？

答：北大中文系一強調細讀原著，二注意文學史的研究，追求創新。反對游談無根，也不大贊成只做冷門小題目，無論研究甚麼總要考慮這在文學史上有甚麼意義。我那時也是花許多時間讀基本典籍，例如《詩經》，就讀其時新校點出版的吳闈生《詩義會通》，中古則讀戴明揚《嵇康集校注》和黃節的幾本詩注。注意寫讀書筆記，那時交作業也就是交這種筆記。

北大可以旁聽其他課程，沒有人干涉。我聽過文獻專業的一些課；還到哲學系去聽過課，不大聽得懂，後來就不去了。那時星期天有各種講座，文史方面的必聽，增加了許多知識，學到了不少治學的門路。同學之間討論很多，放言高論，意氣風發；也有時胡說八道，亂開些玩笑。我在校刊兼任副刊編輯，拜訪教授約稿，自己也寫點小文章。前不久剛去世的歷史地理學權威侯仁之先生，我就曾闖到他家去請他寫稿，不久就收到一組《校園史話》的稿子，登出來大受歡迎。

義理、考據、辭章都在我們關心之列。那時學風不贊成我們發表文章，強調打基礎。有人偷偷發表一點，不敢聲張。「你著甚麼急啊！」這是嚴重的批評。基礎打好了，文章其實寫不勝寫。要對自己有比較高的要求，不單以發表為尚。我們那時未出茅廬，眼界卻很高，看不起那些比較

差的論著，儘管我們還一個字沒有。

問：大學畢業後，您曾從事中學語文教學工作多年，後來轉入大學工作，這對於您日後的學術研究有甚麼幫助嗎？

答：要教好中學必須有全面的知識，語文課甚麼都要教，字詞語句，古今中外，語法修辭邏輯，詩文小說戲劇，自己都要先弄明白，講法也要各得其宜。中學生年紀小，講課非深入淺出不可，非講究點藝術不可，否則他就會走神，甚至搗亂。我很願意教這些少年，他會緊緊地跟著你，有時訓他幾句他還跟著，就像自家的孩子。把中學的課上好了，給大學生講課就很省事，無非內容比較專門、深入一點而已。普及文章最好能讓中學生讀得下去。專門的論著也不必故作高深，要簡明清晰，能有點文采和趣味就更好。如果不是後來指派我當那所中學的副校長，又兼市文聯副主席，參與編輯文學刊物《花叢》，我很高興在中學幹到底。後來事務日繁，應酬漸多，好像還有升遷之勢，令人想起「七不堪」、「二甚不可」（按：此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語，這時家裡老人也都過世，我就趕緊「逃」到揚州師院（揚大的前身之一）來教書了。我讀中學的時候，老師中抗戰前的教授和其他高級知識分子有好幾位，他們沒有跟到大後方去，就留在故鄉教中學，後來年紀大了就不想再動。無論做甚麼工作，自己順心就好。

問：朱熹說過「為學先須立志」，您覺得學術研究要樹立甚麼樣的志向，追求怎樣的境界？

答：無論幹哪一行，在青年時代務必要樹立高遠的理想，最好能安排一個戰略計劃，然後分階段實施。只要努力，總是能實現或基本實現的。最怕的是胸無大志，苟且偷

【訪談】

安，求田問舍，過一輩子平庸的生活。只想混頂方帽子戴戴，在人海中沉浮，那是《儒林外史》或《圍城》裡的人物。青年人要有盛唐詩歌中的「少年精神」，想像力豐富，充滿青春的活力，這樣就容易有志者事竟成。科研無非就是要有自己的見解，說一些前人沒有說過的話，留給後人去進一步思考。起承轉合，粗製濫造，裝腔作勢，人云亦云，那有甚麼意思？頭銜、榮譽、名聲都不那麼重要，當然來一點也無妨，卻不必追逐，這就是嵇康所主張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問：下面來談談您的新作。顧老師從事魏晉文學研究已有五十餘年，您在《魏晉文章新探》一書中提到自己的學術野心——想寫一本不一樣的文學史。日前，您的新作《從孔融到陶淵明——漢末三國兩晉文學史論衡》面世，可以說完成了您的夙願。請結合此書，談談您對魏晉文學研究的想法和規劃。

答：我打算研究魏晉文學，起意相當早，是在1962或1963年，讀大二或大三的時候。那時我是中國文學史這門課的課代表，同主講魏晉南北朝隋唐這一段的陳貽焮先生來往很多，常到他家去聯繫事務，請教問題。那時要交作業，沒有具體題目，也不限長短，各人自己寫讀書筆記，由我集中起來交給老師看。我就利用職權，每次多交一點，一道請陳先生批閱。他看得很仔細，每有批語，還幾次當面跟我講其中有些甚麼問題。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我交了幾份關於阮籍〈詠懷詩〉的劄記，不同意黃節先生《阮步兵詠懷詩注》一書中的若干說法，自立新說，但其中推測的成分比較多；陳先生在作業上畫了幾個老大的問號，又提出若干具體問題，



顧農教授部分著作。

還當面問我某些結論的依據是甚麼。我答不出來，卻很有信心地說：「我想應當是如此。」陳先生道：「你覺得應當如此，別人認為應當如彼怎麼辦？總得有可靠的根據，哪怕有那麼一點點也好。魏晉這一段材料不夠用，給推測想像留下許多餘地，如果膽小如鼠，簡直研究不成，但你也忒膽大了！」我就緊張起來，還沒有想好怎麼回應，他又微笑著說：「我看你將來可以研究魏晉。關注這一段的人太少。膽子不妨大，讀書可要細。我看你大有可為！」然後又告訴我還可以看些甚麼書。最後又道：「我年輕時也是膽大包天！」說罷就自個兒大笑起來。

從那時起我就下決心來研究魏晉文學。等到大學畢業的時候，「文革」起來了。天下大亂，我們都被趕下鄉。古書根本不能看，前途一片渺茫，學問之道完全無從談

起。於是我改變方向，讀了多年的魯迅。「文革」結束後發表的文章，開始時以魯迅研究方面的為多。到現在也還每年發一點，像個資深票友的樣子。魯迅也是搞魏晉的，他還有許多別的方面的意見可以運用於魏晉研究，也至少可以發人深思。中間我亂七八糟讀了許多書，中國文學從先秦讀到近現代，做點筆記；西方的新理論也胡亂看過若干，有些地方受啟發，有些地方不大弄得懂，還有些地方覺得未必有道理。西方思想家往往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中國古代的哲人則把複雜的事情大加簡化，不多幾句話就說清楚了，而且其味無窮。我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發表關於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論文，並設想將來一定要寫一部獨抒己見的魏晉文學史，把青年時代的夢做圓。

從事魏晉比較成規模地展開，是到揚州來教書以後。先前可以用於研究的時間相對不足，資料也不足。這兩個不足也有它的好處，一則可以把基本材料讀得比較細，二則讀出許多問題來，一時解決不了，就先儲存起來，讓它發酵，甚至反復發酵。頭腦裡常有許多未解決的問題是件好事，有問題才談得上解決問題，當然只能是各個擊破式的解決。於是我就按設想中的文學史框架慢慢來寫論文，逐步解決一些前人沒有解決或沒有提出的問題，後來選了二十篇出過一本論文集《魏晉文章新探》；文學史也正式開始來寫，因為得到老前輩程千帆先生的熱情關懷，在2000年先行出版了其中相對成熟的建安部分。《魏晉文章新探》和《建安文學史》這兩本書，讀者反應都比較好，以為新意較多，在網上可以看到一點，也有正式發表的書評。

建安固然是魏晉文學史的大頭，後面還有正始、西晉、東晉和北方的十六國，這裡問題成堆，單是一個阮籍、一個嵇康，就非常麻煩，他們的政治面貌長期以來遭到嚴重的歪曲；陸機、潘岳，過去也總是面貌不清，陶淵明更是問題多多。於是我就暫停寫文學史，全力以赴寫劄記，寫論文，逐一解決這些老大難問題。發表了大幾十篇，此外還有更多的沒有拿出去的讀書劄記和隨筆，分別解決了一些考證和評價上的具體問題，這樣心裡總算有點底了。所謂學術研究，就是要推陳出新，要有新的分析和結論。這一段基本沒有甚麼新材料，主要靠新的看法來立足。

這樣斷斷續續地忙了好多年，退休以後更以主要的精力從事《從孔融到陶淵明》，到2009-2012年，用四年時間寫出了全稿，又通盤地大改了兩遍，主要是調整結構，刪繁就簡，剩下大約七八十萬字。以下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有老同學建議我接著寫《從謝靈運到薛道衡》，把南北朝這一段補齊。這件事以前也設想過，寫過一批論文；但是要寫成這一段的文學史，需安排大量的時間，現在還不能列入近期工作日程；就這一段出一本系列論文集或者尚有可能，那也得花兩三年來補充、整理、修訂、篩選。此外還有魯迅、唐詩、詩學等幾個方面的掃尾工作，大約也需要好幾年時間才能完成。新的領域已經不容易開拓，只能「量力守故轍」，慢慢做下去。

問：就中古文學研究而言，您多年來也比較關注《文選》研究，請您講述一下自己研究《文選》的心得體會，在目前《文選》研究熱中，怎樣才能研究的更加深入、具有新意？

【訪談】

答：《文選》選入了蕭梁中期以前的文學名作七百多篇，中古時代的主要作品多半收在這裡，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的文壇上的重要思想。文選學從隋唐以來一直是顯學，揚州是它的老根據地。五四以後因為被打成「妖孽」，冷落了較長時間，到新時期以後這才衰而復振，近二十多年來先後開過十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參加過其中大部分，分別提交了論文，其中有若干篇就收在那本《文選論叢》一書中。

《文選》研究大約可以分為兩大塊：一是研究其中那些作品，因為大部分屬於中古時代，所以大體上也就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研究；二是研究《文選》本身的問題，例如產生的背景、成書的過程、編選的原則、全書的體例、李善注等注釋、各種手寫本、版本演變、海外藏本、文選學史等等。這兩方面都在我關注之中。日本的一些學者特別是清水凱夫先生曾就後一方面提出許多新見，號稱「新文選學」，一時稱盛，而其實問題很多；我是率先批評清水的，引出他強烈的反批評，在1992年的長春會議上爭論得很厲害；後來又大開筆戰，他寫過好幾篇長文，我只寫過兩篇文章，覺得意思已經清楚了，一些細節問題毋須一一糾纏。後來我不再就此作文是因為聽說他病了，據說是抑鬱症，於是我就擱筆了。日本學者有許多長處，研究中國古代文史真肯下功夫，用心細密，成績很多，是了不起的。

我研究《文選》中的作品，不少是為寫《從孔融到陶淵明》做準備；研究《文選》本身諸問題，則是為寫南北朝文學史做準備。有人稱我為文選學專家，那是我不敢當的；我並不專攻這一門，總有點別有用心。如果有可能當一個文學史家，那就

很榮幸了。

新手研究《文選》，首先要把自己的戰略目的弄明確。可以選定一個方面，先行規劃一下，瞭解這個方面的學術史，看還有些甚麼問題有待自己來解決，並且有條件解決。比如要做版本研究，那就要看自己能不能擁有或看到相關的本子，如果比較困難，最好換成別的題目。李善注裡面有大量的資訊，還沒有充分挖掘出來加以利用。敦煌本和《文選集注》的研究也大有深入的餘地。如此等等，不妨各因其興趣和才性所近，慢慢做起來。

問：您在《聽簫樓五記》中提到自己的學術理想是要打通古今中外。多年來您除了研究古代文學，也一直從事魯迅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您也曾出版過評講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的專書。請談談您研究魯迅的方法和視角。

答：老話說「往來成古今」，所以古今實在是一回事。一萬年以後來寫文學史，我們現在同魏晉南北朝大約在同一章裡。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對現當代生活和文學的理解非常有助於對古代社會生活和作家的把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得打通古今。中外也總會有許多相通之處，外國文學作品、新理論、漢學家的成果，足供借鑒，不能不理。我一向注意這些，例如《從孔融到陶淵明》一書中說到晉人魯褒和成公綏兩篇《錢神論》的時候，拿來同莎士比亞戲劇《雅典的泰門》中關於金錢罪惡的著名台詞進行比較；說到木華《海賦》的時候，在注釋中順便提及梅爾維爾的《白鯨》和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在必要和合適的地方，引用了少量外國文論、外國漢學家的著作，涉及日本、俄

國、法國、德國以及英美的文本，絕大部分是用現成的譯文，另有很少一點是根據我的要求由我兒子直接譯過來的。

至於魯迅研究，也有比較長的時間了。讀大學的時候，我看過幾篇林辰先生關於學者魯迅的研究文章，大為佩服，從中瞭解到，魯迅為了寫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做過極其深廣的準備。不過那時並沒有研究魯迅的意思。「文革」初期，我和幾個同學合編過一本《魯迅語錄》，為此粗粗地通讀了魯迅的全集和譯文集。那時毫無研究者的心態，只想借用魯迅的語錄來配合眼下的形勢，走的是漢儒今文經學的路子。那些語錄所包含的微言大義，大家都有所考慮，只是沒有寫成注疏罷了。這本語錄沒有多少影響，印出來分出去以後也就拉倒。稍後我們終於等到畢業證書，立刻「滾」出北京，分別到各處的窮鄉僻壤去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去了。

那時我去了愛人所在的山東，本當進一處「五七幹校」去。我很怕去，自願到農村中學去教書。其實也沒有甚麼書可教，無非鄉下風浪比較小，可以過幾天比較清淨的日子罷了。學校有個不大的圖書館，大部分封存，只開放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最新的報刊，魯迅的著作也是開放的；當時沒有人看書，我就把魯迅的全集和譯文集都借出來，長期放在手邊，慢慢看了那麼七八年。當時主要關心具體的文本和各路材料之間的聯繫，想辦法建立起爬梳的條理——這就回到漢儒古文經學的路子上去了。「文革」結束後，我根據舊時讀書筆記寫了若干古代文學方面的論文，也寫魯迅研究方面的文章，特別是教材中魯迅作品的分析。回故鄉教中學以後繼續寫這兩方面的文章。到揚州來教書以後一直教

古代文學，論文也以此為主，因為慣性的作用，魯迅研究仍在業餘繼續，內容則漸漸集中到魯迅與中國古代文化的關係這個側面來，不大像過去那樣四面放槍無所不談了，但又由魯迅而兼及周作人，以及現代史上另外一些人物。魯迅看世態人心，眼光銳利之至，對研究中古文學極有啟發，所以我引用甚多。我的《文選》研究、魯迅研究以及其他一些學術活動，最後都指向文學史、精神史。前些時有人建議我將魯迅研究方面的論文和隨筆整理一下，出兩個集子。這事早晚要做的。

問：顧老師寫過不少隨筆文章，除了文史方面的，也有不少人生感悟。一般而言，研究魏晉的學者，多少有點名士風度。您的書齋原名「聽簫樓」，後來改為「玄覽堂」，其中有甚麼寓意嗎？您追求甚麼樣的人生境界呢？

答：隨筆我一向喜歡寫。比較自由，可以隨便說話。先前必須在辦公室裡坐班的時候，自己能用的時間全是碎片，也只能寫點短文。多年積累下來，除了已經結集出版的之外，發表過的文章還可以編三四個集子，另外還有些存稿，都需要再整理一番。來日方長，慢慢進行。

至於起那兩個齋名，都是一時興到之舉。編第一本短文集、正在寫序言的時候，瘦西湖舉辦甚麼活動，用高音喇叭放音樂，其中有一段洞簫獨奏，幽怨深沉，如泣如訴，引得我推窗細聽，想起唐人杜牧的種種，於是就隨手在序末寫了何時於聽簫樓。「玄覽堂筆記」是我近年來在《文藝報》所開專欄的名目，「玄覽」二字從陸機那裡來，《文賦》有云：「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我一輩子生活在校園之內、

【訪談】

書齋之中，「四時」「萬物」見得不多，也很少有甚麼紛披的思緒，只剩下「玄覽」了。出書時也就標出了所謂玄覽堂——其實還是那間小小的舊書房。房子雖小，仍然通向世界，而且既然專用，就並不妨礙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

問：您最傾慕古今哪位作家的人格？

答：沒有非常值得傾慕的人物。我最仰慕魯迅的人格、眼光和文字。

問：青年朋友要是樂於從事古代文學研究，顧老師對他們有哪些建議？怎樣才能少繞彎路，盡快走在學術前沿呢？

答：有志於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很好。既有此志，不要動搖，不要鬆懈。少走彎路，可以注意以下三條：一要認真讀基本著作的原著，熟讀深思，做點筆記，為深入的研究打基礎，做準備。如果既不好好讀原著，又不作獨立的思考，一味鑽進互聯網裡查資料，下載論文，到自己寫文章時就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四處拼湊，敷衍成篇，那是最沒有意思，沒有出息的。第二，知識面要廣一點，關心的問題要多一點。不要死盯著選題，別的甚麼都不管。現在知識分類愈來愈細，專家的分工也愈來愈細，這是不得已的事情，說到底是不正常的。畫地為牢也未嘗不可，但這個牢要大一點。一個研究唐宋文學的人，如果不知南北朝，更無論魏晉，那一定是弄不清楚的。研究其他各段也是如此。歷史是一條河，你抽刀斷水，水還是在不斷地流。要學好外文，關心海外的理論和漢學研究的進展。當然，也不要迷信洋人。第三，要磨練文字。義理、考據固然非精通不可，辭章也要講究。要讓寫文章改文章成為很

舒坦很愉快的事情，像動手做一件藝術品似的。

問：古人云：「功夫在詩外」。您曾說過，坐在書齋中指點江山，自得其樂。您除了學術研究，還有哪些業餘愛好，這些對文學研究有甚麼益處呢？

答：青年時代喜歡遊山玩水，意在開闊眼界，獲取所謂「江山之助」。現在年紀不饒人，缺乏所謂「濟勝之具」，只能每天在近處水邊的小徑上散散步。坐得久了腰有問題，腰酸背痛的還能做成甚麼事呢？

問：古稀之年，您對於過往歲月是否有些遺憾，對未來又有哪些期待呢？

答：遺憾太多了。先前的政治運動和行政事務佔用了我過多的時間。現在只希望身體能夠維持正常運轉，讓我順利做完手頭上正在做和將要做的事情，也能更多地看到孫女兒長大，成才。

問：如果要用一首詩總結一下您的人生，您希望用哪首？

答：我的一生太平凡了，不值得總結。若干精英有攬轡澄清天下之志，或至少也要呼風喚雨，時時見報，產生影響，風頭十足。中國需要一批公共知識分子，出來干預現實生活，促進社會的進步；而我志不在此，只想在專業範圍內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推進有關領域的學術研究，通過一條比較迂迴的路徑來促進國人和文化的現代化。李商隱有一首〈霜月〉詩：

初聞征雁已無蟬。百尺樓高水接天。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鬥嬋娟。

坐在冷板凳上「鬥嬋娟」，也許可以借來為自己作一小結吧，可惜不能像神女那樣漂亮。○

【專訪：《號外》主編張鐵志】

《號外》主編張鐵志： 香港正值新生和死亡的時刻

◆楊嘉敏、林焱希

台灣著名文化傳媒人張鐵志，前年10月毅然來港接任《號外》主編之位。過去一年，中港矛盾加劇，社會內部分化，令不少人憂慮香港的核心價值備受挑戰。作為台灣人，面對眼前烽煙四起的香港，張沒有回國的念頭，反而對香港的未來充滿樂觀。他說，這是自然的歷史進程，是關鍵的一仗，因好的制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而是需要市民向當權者爭取而來。

加入《號外》純屬偶然

張從小已對傳媒行業有興趣，高中志願是成為報紙總編輯，因為他覺得做總編「蠻酷」，而且報紙特別能夠影響社會。大學畢業後，他在《新新聞》雜誌擔任記者，寫專欄，一做就是兩年，漸漸感受到傳媒的力量。後來，他在美國邊讀博士，邊為台灣媒體寫專欄。回國後，受到一家媒體的工作邀請，便一口答允。他笑言：「從此我就誤入歧途，遠離學術了。」他指，因為自己興趣廣泛，從政治文化到搖滾樂，故適合從事講究多元化的媒體工作。

為豐富生活經驗，張一直想離開出生地，到外面闖闖。雖然他經常到兩岸三地進行文化交流，對香港的文化圈頗熟悉，但他坦言，「其實我沒有想過來香港發展，只是有人問我有興趣當《號外》主編，我就來了」。對他而言，《號外》是一本從小就很尊敬的雜

誌，明白它見證著香港的發展，故此，他很榮幸成為《號外》的大旗手，在帶領同事的同時，也與港人同進退。

「香港正處於critical moment」

張指出，來港後，他對香港社會氣氛的感覺很強烈，因港人對每件事都很敏感，有時更會把問題昇華至政治層面，例如《明報》更換總編一事和王維基申領免費電視牌照不果等。他說，「如果不在香港，感覺是還好，好像我在台灣和大陸的朋友都認為，《明報》換總編沒甚麼嚴重」，但由於港人對失去自由的恐懼和焦慮強烈，所以帶來的社會反彈比他預想的更大。雖然他在台灣時已知中港矛盾的存在，但定居香港後，才發現情況更嚴重。

有見社會紛爭不斷，他解釋，「香港正處於危急時刻，即是

《號外》主編 張鐵志



新生和死亡交匯的時候」，因為香港很多核心價值都開始消

雙月刊 目錄

【社長】張雙慶

【顧問】小思 倪匡 陶傑 陳平原
陳國球 費勇 葉輝
劉天賜 謝有順
(按姓氏筆畫序)

【編委】林幸謙 陳青楓 馮梓
葉翠華 楊望
(按姓氏筆畫序)

【編輯部】
總編輯 / 黃仲鳴
執行編輯 / 賴宇曼
編輯 / 黃志江 趙可兒
美術 / 令狐美
封面及插圖 / 何樂

【出版】
諸子出版社有限公司
Experts Press Limited
parkmagazinehk@gmail.com

通訊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
460號3字樓
460 Lockhard Road
3/F Wanchai
Hong Kong



搜尋「Park Literary Magazine」

【製作】
太平島出版有限公司

【印刷】
陳湘記圖書有限公司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樓

藹宴 黃魚 封面內

卷前語

風吹不散的名字 賴宇曼 1

諸子爭鳴

「不朽之盛事」：李元洛唐詩新選 黃維樑 4

封面專輯：紀念吳

紀念吳 彭志銘 6

真的愛履 黃嘉慧 9

吳昊的火紅年代及其時代感 羅卡 11

豈止度gag佬 劉細良 18

吳昊和香港電影及流行小說研究 蒲鋒 19

三數十年三數事 彭濟材 23

笑話吳昊 黎文卓 25

老花鏡與留聲機 鄭啟明 28

點滴憶老師 袁建滔 29

透過光影、文字

認識生命意義的愛書人 方圓 30

讀吳昊廣府話研究

學巴閉港式廣東話 楊靖知 31

風起了，葉落了 卓茗 34

童話之路：雞貓狗驢走天涯 吳昊 37

評論

不變與轉變

——談《桃姐》的兩個場景 葉嘉詠 41

試論茅盾《農村三部曲》的

時序象徵意義 黃君搏 43

小說

靜安寺·飛天·舅舅的帽子
——文革小小說三題 東瑞 49

德累斯頓瓷杯 陳德錦 56

擺地攤去 鞠錦明 63

連理 黎慧嫻 70

武林第一 藍雪 76

A的北海道 三叔 82

傳奇 余龍傑 85

訪談

冷板凳上「鬥嬋娟」
——揚州學者顧農教授訪談錄 宋展雲 87

專訪

《號外》主編張鐵志：
香港正值新生和死亡的時刻 楊嘉敏、林焄希 95

散文

穿梭筭記 許秀傑 97

人生教練 蚊子 101

還未送出的小禮物 葉曉淇 104

人情舊區南山邨 黃津琪 106

同住難 侯亦恩 108

眼鏡 李國君 109

閱讀

簾外窺詩錄 秀實 110

詩

詩五首 鍾國強 117

繩子 袁子桓 118

詩兩首 魏鵬展 119

剝落的鱗片 梁璧君 119

歡迎投稿

來稿請電郵至parkmagazinehk@gmail.com，須附真實姓名、地址，一旦刊出，月內將致薄酬，如未收到請即來郵告知。兩期仍未見刊出稿件，作者可自行處理。

歡迎補購

本刊已委託新亞圖書中心銷售過期雜誌，讀者可移玉至旺角西洋菜南街5號好望角大廈1606室，電話：23951022



藝發局資助計劃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實踐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